

支那
撰述

大日本
校訂

大藏經

諸
禪宗
部

震



{ 次 目 八 雲 }

○續傳燈錄

自第十九卷

至第三十六卷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六十九人

淨慈楚明禪師

雪峯思慧禪師

雲峯志曙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五峯子琪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吳江法晏禪師

天衣慧通禪師

圓明希古禪師

智海和禪師

南陵有朋禪師

龜洋法海禪師

瑞峯慧清禪師

華藏利聰禪師

天衣弁禪師

感慈廣悟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雙峯宗達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承天滋須禪師

寶福寶月禪師

天聖齊月禪師

狼山文慧禪師

永西達禪師

天章澄濟禪師

報慈有聰禪師

靈巖智常禪師

廣靈德衍禪師

大別寶相禪師

涵碧道安禪師

已上二出
人見錄

雲門用昇禪師

資慶印禪師

大梅智華禪師

淨慈瑞禪師

超化靈曉禪師

西方可宏禪師

佛智慧通禪師

烏龍守節禪師

承天普安禪師

資聖果宣禪師

長慶思政禪師

西院用隣禪師

澧泉慧初禪師

黃山悟先禪師

蘊機和尚

鹽官謙禪師

焦山從禪師

羅漢交禪師

已上四十九人無錄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禪悅知相禪師

明招子卿禪師

寶嚴子鑑禪師

崇勝希肇禪師

淨慧擇隣禪師

壽寧戒通禪師

壽聖曉初禪師

天寧用忠禪師

報恩懷立禪師

治平子微禪師

南山文則禪師

萬壽海仙禪師

明覺慧皋禪師

太平普志禪師

香山淨淵禪師

曇慧和尚

壽聖鑑禪師

崇德淳禪師

鹿苑道齊禪師

普濟子淳禪師

仙居有隣禪師

金山佛日禪師

西余道孜禪師

太平蘭才禪師

洪福道才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三人

烏龍廣堅禪師

清溪智誠禪師

圓澄巖禪師法嗣二人

彰法嵩禪師

授子脩顯禪師法嗣六人

資壽灌禪師

香嚴智月禪師

文殊法聰禪師

佛國白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金山惟仲禪師

智者紹先禪師

福聖仲易禪師

建隆原禪師

禾山用安禪師

超化守曇禪師

仙巖慧初禪師

廣教道本禪師

勝法道綱禪師

仙巖懷義禪師

寶山公遠禪師

白馬江禪師

富彥國丞相

資壽明潭禪師

乾明永因禪師

勝因崇愷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普照法最禪師

天寧脩禪師

二祖琇果禪師

三祖策禪師

長蘆宗賸禪師法嗣九人

洪濟瓊禪師

玄沙智章禪師

蔣山善欽禪師

天寧子深禪師

僧忍和尚已上九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目錄終

慧濟普虔禪師

羅漢遇禪師

廣教堯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北京照禪師

淨慈惟一禪師

本覺道如禪師

瑞峯延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大鑑下第十四世

法雲善本禪師法嗣

(明濟)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眾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聲禪床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偈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闊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潘氏子。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鐵崑崙。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鐵門路險。問一鎚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問教外別傳未嘗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器時如何。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峯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怎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與我傳語雪峯和尚。上堂布大教網攬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拈泥帶水。祇是見兔放鷹。遇塵發箭。乃高聲召大眾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眾纔集。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怱怱怱怱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弟子出來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趺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微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箭。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懺。別峯相見落在半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慚愧太原孚王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較不破。師曰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繫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師曰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艱著直是無香氣。壽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柳樛條。莫向南山尋鼈鼻。

潭州雲峯志禧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處如日暉空。

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游戲去。刀山劍樹劈腹剜心。鏝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輕繡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群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袞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駝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駝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東林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關。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吽吽。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草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吟照人。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趙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葛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接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峯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冤有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峯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秀。曰。學人不曾。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爾作麼生會。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尙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尙家風也無。師曰。下度則喪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師曰。爾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遊。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師發緘。親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今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越州承天滋須禪師。姓黃氏。單州人。受業東京常興寺。深窮經論律行。精持參大通禪師。言下契悟。遂住承天。示衆曰。若論此事。體之則神。敬之則靈。觀之則眼。似眉毛。聽之則泥牛哮吼。言之則縮却舌頭。觀之則塞却鼻孔。觸之則一棒一條痕。思之則針筍不入。當此之際。謂之智不到處。心路絕處。亦謂之無事人安樂處。直饒千聖出與諸祖。當頭亦道不著。昔日淨名居士對諸菩薩前。曾露這箇消息。次有達磨大師。於少室峯前九年爲衆說法。唯有二祖親聞。自後法流沙界。承天今日向知有底人。前亦有箇說處。良久曰。見麼。百味交羅。明祖意。一言之下。報深恩。又上堂。拈起拄杖曰。見麼。明如鏡。平如秤。四七二三。親行此令。有眼底辨取。擊禪床一下。

蘇州吳江聖壽法晏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今日開堂事。若何。師曰。雲生碧嶂。云學人不曾。師曰。月落寒潭。乃曰。山頭浪起。水底塵飛。結果空花生兒石女。如今即不恁麼。三年一閏九月重陽。冬天日短。春天漸長。寒即向火熱。即取涼。良久曰。且道佛法在什麼處。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喝。一喝。

鄮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浴佛陞坐。僧問。法身清淨妙應。無方爲什麼。香湯浴佛。師曰。今朝四月八。云。既然無垢。浴箇什麼。師曰。不因入水爭見長人。云。忽若撞著雲門老子。又作麼生。師曰。快便難逢。便打上堂。曰。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何曾說妙談玄。祇是鐵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鼻孔遶天。逢人切忌錯舉。又上堂曰。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現成公案。不在思量。更說碧眼西來。單傳直指。大似平地生波。而今還有相委悉底麼。良久曰。石頭大小連雲鬚。檜短松長帶露青。下坐。又曰。若論此。

事譬如伐樹得根灸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千枝徧斬。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喝一喝曰。是何言歟。

越州天衣寺慧通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藏牙伏爪。云出窟後如何。師曰。群狐屏迹。云恁麼則青莎窟裏威風振。秦望山前露爪牙。師曰。爾試哮吼看。僧云。放過一著。師曰。吐不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松倒影垂幽徑。云學人不曾。師曰。綠竹寒聲夾亂流。云學人從此更無疑也。師曰。且緩緩。乃曰。今日囊錫既露。不免帶水拖泥。顧視大眾曰。有麼。然祖師心印直下圓成。怎麼會得少分相應。若以言詮取證。徒自疲勞。馳騁詞鋒。欲繼真乘。無有是處。祇如達磨未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良久曰。鐵牛昨夜三更走。石女溪邊喝便回。又示衆曰。鳴鐘一扣。響振妙峰。玉燭騰輝。大千普照。觀音菩薩到這裏無處藏身。更問如何。若何。鐵圍山畔更過三千。

湖州天聖齊月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地冬生筍。云乞師再指。師曰。波斯不繫腰。云三十年後事爲流通。師曰。西來意作麼生。僧拊掌一下。師曰。早是亂統。僧禮拜。師便打。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魚行水濁。云恁麼則淨慈一箭直射翠峯也。師曰。卦是天門算來五兆。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曰。一任摸索。乃曰。祖師心印迴脫根塵。妙體非形。徒然測度。若乃心存知解。識滯見牽。祖師微猷如何得到。今日直須一念情盡。內外見亡。大智圓明。方能洞曉。便乃隨機應用。好醜齊觀。觸處皆渠。更無別理。山河舉唱。孰是知音。水鳥談真。何人善聽。然雖如是。知者方知。更若心眼未開。切忌承虛接響。以拄杖卓一下。

柳州宜章圓明希古禪師。上堂曰。天地無四壁。日月無四時。暑往寒來。風恬浪靜。古今天地古今山河。情與無情。皆承恩力。不用南詢。諸祖北見文殊。古佛廟前此時參畢。見箇什麼。良久曰。也是迷途達磨。

通州狼山文慧禪師。僧問。和尚未見淨慈時如何。師曰。鐵牛生角。云見後如何。師曰。石馬懷胎。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雲生嶽頂。云學人不曾。師曰。楊子水朝東。

金山善寧禪師法嗣

秀州禪悅知相禪師。上堂曰。或住城隍。或住山。任緣無事。可相關。有時默坐。令人笑。道是閑時又不閑。且問諸人。爲什麼却成不閑。大衆還會麼。良久曰。昨朝秋令盡。今日孟冬初。

秀州鹿苑道齊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直下無私輝騰。今古不離當處。應現無虧。更逞詞鋒。徒勞側耳。門庭敲磬。萬別千差。到這裏維摩老漢。祇可傍觀。達磨九年看。即有分。良久曰。參。

婺州普濟子淳圓濟禪師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如何是藏。師曰。一撥便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雨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搖風。庭栢山僧。怎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

吉州禾山安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挨鼈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軋坤惜。不教容易看。

廣靈希祖禪師法嗣

陸州烏龍山廣堅禪師上堂良久曰。明珠在掌。別者還稀。寶鏡當臺。何人委悉。鋒前一路。截斷衆流。言下千差。隨波逐浪。所以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擬議之間。新羅國裏。如斯舉唱。曲爲初機。若是明眼高流。不在鑽龜打瓦。珍重。

處州緡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云。如何是道。師曰。偏道了。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僧云。怎麼則小出大過也。師曰。祇恐不恁麼。云。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陸州清溪西禪智誠禪師示衆曰。庭凋一葉之梧。普天秋色。雲過數行之雁。匝地寒聲。忽薦西風。頽清野水。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有眼底總見。有耳底總聞。且道佛法在什麼處。良久曰。多少分明。

壽州資壽圓澄禪師法嗣

鼎州武陵彭法嵩禪師有僧脫鞋戴頭上出來。師曰。趙州猶在。僧拈下鞋呈起。師曰。果然。僧提鞋歸衆。師曰。猶較些子。遂拈起拄杖曰。行坐常持。兕角杖。應用全施。龍虎狀。乳峯獨許。老韶擯。後代商量。幾般樣。有方圓有捩濟。打著鐵牛。隨棒起。須教不怯。萬年藤。畫斷兩頭。休擬議。亦不大亦不小。拄地撐天。常皎皎。拈來卓向衆人前。萬象乾坤都一照。卓一下。

授子山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湛禪師僧問。朝宰臨筵。請師舉唱。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云。祇如威音王已前。又作麼生。師曰。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云。三十年後。此語盛行。師曰。切忌錯舉。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益。以拂子擊禪床。坐下。

西京白馬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借。云爲什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乃曰。若言說佛說祖。未斷生死根源。直饒不立纖塵。也是心常附物。敢問諸人。作麼生恰好去。拈起拄杖曰。看看。拄杖吞却虛空。虛空何曾知覺。

鄧州香嚴知月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諸禪德。麝香長空雲收大野。女郎臺下何殊。雞足峯前四湖岸頭。不異曹溪路上。漁歌短艇。驚轉喬林。野草含煙。汀花泣露。大衆還相委悉麼。良久曰。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又上堂曰。吾家寶藏。不慳惜。覩面相呈人罕識。輝

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赫。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尺。喝一喝。

丞相宮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屬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禪師。主授子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願爲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願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實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設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顯師號。顯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形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佛鑑惟仲禪師。汀州人。早圓戒品。游廬山。淮瀾徧扣宗師。至龜山時。白禪師住焉。師入室。聞舉庭前栢樹因緣。言下契悟。出世磁州惠果。未幾白奉詔往東京。法雲與師俱行。遂充首坐。元符三年春。

哲宗皇帝上仙。五七八內。相國曾公布聞師道風。奏以師名。瀾漕程公之元。潤州守大監傅公燮。請住金山。師於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一日入寺。皇后遣中使降香爲。皇帝祝延聖壽。上首白梔。竟師顧左右曰。還會麼。師子奮迅象王回旋。於斯明得不妨省力。其或不然。有疑請問。僧問。選佛場開當此日。師將何法答皇恩。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僧云。若然者。祇如大監臨筵。如何補報。師曰。漁樵千里樂昇平。僧云。飄來新雨露洗出舊樓臺。師曰。說道理。云。祇如泛洪舟。衝雪浪。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乃曰。法本無說。隨事應機。心本絕形。遇緣即現。古今如是。凡聖同途。蓋衆生迷妄。不知遂成流轉。故能仁頓忘情見了達根源。不從外求。亦非內得。所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道貫一乘。宗分五派。臨濟則實主互換。韶陽乃顧鑑全超。瀉仰則父子相投。曹洞乃君臣慶會。清凉法眼直指唯心。建立門風。各張鋪席。包含萬象。該括大千。冥冥不混於色聲。蕩蕩豈妨於語嘿。把定則十方坐斷。虎踞龍蟠。放行則千聖出興。風行草偃。助堯仁政化。祝睿算延鴻。降伏衆魔。普利群有。然雖恁麼。猶涉程途。且道正令當行。如何理論。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皇后敕旨遣中使降香爲皇子韓國公頭碎之辰請陞坐僧問天香遠降慶皇子之令辰中使臨筵 聞法要

師曰好風來不盡紅日照無涯僧云一句迥超今古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於斯如曉了不在別追求僧云箇中奇特事鑪薰御清香師曰木人吹玉笛聲入紫微宮乃曰妙高臺畔龍象駢闐化城閣前聖賢會合正是我皇植福之地乃爲禪流選佛之場洞啓法門廣開要路悟之者頭頭顯道物物明心高蹈大方圓融至理迷之者重重昧性句句乖宗空自精勤終無了達苟能於斯一致畫斷兩邊不離當人便同正覺真可謂金輪統御玉燭遐明萬國賓從八方寧靜龍蛇出穴丹鳳來梧野老謳歌行人讓路堯風與祖風並扇舜日共佛日齊明奔波游子徑歸家是處高人遊佛國然雖如是且道龍生龍子底句又作麼生良久曰非但天神來密祐更資遐算助吾皇師初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僧云如何是道師曰脚下薦取僧云如何是禪師曰舌拄梵天僧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曰偶遇得箇什麼僧云不可重說偈言師曰勘破了也乃曰如是之法亘古亘今一切現前不勞心力上至諸佛下及傍生妙湛真如何常有異祗爲群情弄本逐末展轉輪回未能捨妄歸真安得頓超彼岸所以菩提達磨遠屆此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少林九年冷坐不措一言唯有坐主神光俄然瞥地便乃求安心之旨了不可尋即於言下承當從此紹隆祖位末後門庭大啓枝派遙分石人舞出玄關玉女吹成妙曲如斯舉唱已徇機緣後學初心直須薦取久參高德曲爲證明且道截斷兩頭底句又作麼生良久乃拍禪床一下下坐又上堂曰今朝二月十五惠果陞堂擊鼓召集四海禪人大家商量佛祖寒山聞說呵呵拾得起來作舞直饒碧眼胡僧也須點頭相許還相委悉麼歸堂喫茶去又上堂顧視大眾曰春光漸半春色方融桃花陌上噴馨香楊柳岸邊垂鼻娜大醫嶺下水聲終夜響潺湲惠果門前雲影暮天鋪爛熳驚啼嶺上蝶舞花前法法見成不勞心力又示衆曰汝等大眾盡是雲外高士徧歷諸方扣問宗師求其解悟還知人人自有一段光明十二時中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嘗有絲毫欠少未嘗有絲毫間隔未究得者切須究取比來行脚圖箇甚麼若於此見得歷歷分明猶是生死岸頭事在須知有衲僧超越祖向上一著敢問諸人作麼生是向上一著良久曰月明深夜後嶺叫亂峯前擊禪床下座

與元府中梁山軋明永因禪師本府人初住法濟僧問改律爲禪非無所以學人上來乞師便道師曰分明一句作者猶迷僧云漢水秣應流到海月輪直上最高峯師曰且得領話問世尊出世地涌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雨今日晴僧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乃曰信哉此事就不承恩大似日輪處處空界但能返照即自圓明不假多

聞本來具足。堂堂應用歷歷現前。廓落情塵。遍周法界。虛空上下。不在思量。大地山河。有何間隔。乃拈起拂子曰。前佛已滅。後佛未生。正當而今。諸人何不省悟去。便乃不除煩惱。即證菩提。不離生死。便成正覺。假饒碧眼胡僧也。添減絲毫不得。雖然如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添減不得底事。良久曰。斬新樓閣。佛家天律。即禪居豈偶然。底事不曾添減得。任從天下與人傳。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澤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游戲。子湖犬子雖獐。爭似南山鼉鼻。遂高聲曰。大眾看脚下。上堂。團不聚撥不散。日晒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楚州勝因崇愷禪師。僧問。菩薩人見性如畫。見日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未審。和尙見性如何。師曰。一筆鉤下。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萬里無雲。千峰壁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錯。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舒北闕。月印南溟。僧云。恁麼則佛國嫡子也。師曰。拋茅五兆。乃曰。祖師正令。今古全提。函蓋乾坤。把定世界。直得天輪左轉。地軸右旋。夜月流光。朝曦曜彩。四方炳煥。八顧恢張。不隱微毫。無遺纖芥。山青水碧。鵲白鳥玄。霧起郊源。龍吟城際。風生檻外。虎嘯亭前。木童撞出。幽關石女。擘開金鎖。衝斷三玄。戊甲撥散。五位槍旗。石鞮弓秘。魔叉直須放下。德山棒臨。濟喝不用施呈。何須鞞鼓般泥。不用輕毬拽石。箇中道理。俱盡巴鼻。全無點檢。將來直是未。在既若如然。偏且道。超宗越格底事。作麼生。良久曰。大地載不起。乾坤藏亦難。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來。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寰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咄。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八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秣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子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眾。拍禪床一下。聊表不空。便下座。

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鑿眉。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續傳燈錄卷第十九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目錄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六十二人

泐潭應乾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圓通可僊禪師

栢子德嵩禪師

開元志添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褒親宗識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內翰蘇軾居士

已上十七人見錄

承天德綏禪師

東林思度禪師

雙林道基禪師

鹿苑景深禪師

資福懷實禪師

萬壽智圓禪師

隆慶志深禪師

普門子淵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龍泉蘊禪師

慧圓上座

福嚴惟鳳禪師

崇福德徽禪師

廣教德方禪師

無相繼才禪師

壽寧成則禪師

興化以弼禪師

景福惟潔禪師

祥符智先禪師

勝光清省禪師

仁王智誠禪師

慈姥巖諒禪師

東禪道極禪師

靈泉仁美禪師

勝業有通禪師

妙果法喜禪師

護國康禪師

興化愈先禪師

慕山覺能禪師

法雨元詮禪師

廬岩崇禪師

大寧道才禪師

清城清傳禪師

清化從璉禪師

佑聖宏禪師法嗣三人

智度一禪師

瑞巖智禪師已上三人無錄

雪竇榮禪師法嗣一人

雪峯大智禪師一人見錄

智者嗣如禪師法嗣四人

安國慶常禪師

長松山錦禪師

上藍希肇禪師

分寧洞微禪師

報恩明昌禪師

岳林圓明禪師

慈母子詠禪師

軋明戴昌禪師

衡山善孜禪師

洞山永邦禪師

斗方慶禪師

太平普禪師

雙峯省琮禪師

羅漢省賢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道林了一禪師

承天澄月禪師

淨土可嵩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白雲端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五祖法演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崇勝琪禪師

天柱處凝禪師

浮山鴻璉禪師

香山慧常禪師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目錄終

華藏虛外禪師

寶林文慧禪師一人無錄

雲蓋智本禪師

保福殊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已上六人見錄

太平處清禪師

谷山廣潤禪師

甘露歸善禪師

〔明濟〕

續傳燈錄卷第二十

大鑑下第十四世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洪州泐潭寶臺應乾禪師姓彭氏袁州萍鄉人遍歷諸方晚至照覺禪師泐潭法席久之未蒙印可示以鳥窠吹布毛因緣殊不曉解

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倒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可照覺可之自此推爲上首照覺受

命東林遂以師繼法席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曰踏著石頭硬似鐵僧云還許學人進步也無師曰點

滴依前落二三問得旨忘言歸家穩坐未審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閑看白雲生碧落靜聽流水過青山僧云玉見火時光轉潤蓮

花在水葉長乾師曰更須高著眼問孤貧赫赫赤一物俱無還識渠麼師曰不識僧云每日上來下去爲甚不識師曰渠無面目僧云與

和尚同參去也師曰同參事怎生僧云學人到這裏却不曾師曰直須與麼因浴佛僧問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那箇是真佛師曰殺好

支那 續傳燈錄第二十